



顧文康公三集卷之二

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張寰父母



制曰士敦歷弗竟助烈無聞非得人以紹述
鮮弗泯焉爾原任直隸保定府祁州知州
張安甫乃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寰之
父蜚聲甲科職守民牧迺弗競於進取盛
年乞歸養恬林壑其志良可尚已粵有令
子克嗣宦業所在以賢能稱何異身自爲
之茲推子恩封爾爲奉直大夫懋介耆齡

永綏孝養

制曰教子惟父成之惟母故顯揚之道褒錫之典無間焉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張寰之母徐氏相夫成子咸有明效宦途繼軌昌熾日臻爾乃弗獲身際顯融詎非命歟茲特贈爾爲宜人用彰爾賢

九原有知服承寵命

福建泉州府知府顧可久并妻

制曰朕惟生民之休戚係牧守國家雅重是官維賢維能錫命以褒揚之爾福建泉州

府知府顧可久甲科髦俊翱翔京朝所在聿修厥職輿論歸之迨擢守劇郡謹身愛物境土以寧所司以最績聞朕甚嘉焉茲特階爾中憲大夫錫之誥命爾尚益勵志操卒勛業以永終譽欽哉

制曰國家錫褒命勵庶官必逮其妻者重齊體之義也雖沒世弗遺焉福建泉州府知府顧可久之妻楊氏名門淑媛匹德賢夫內助之效於宦業可考已顯赫之際爾弗

禮文庫公三集 卷之二
克待焉命也茲特推夫恩贈爾爲恭人綸
綍之光炳徹泉壤爾其歆哉

制曰大夫室必有繼禮具宗婦故也馳封之
典亦必逮焉爾王氏乃福建泉州府知府
顧可久之繼室載德愆期卒獲所歸相夫
宜家足徵賢淑茲以夫貴封爾爲恭人服
承寵光益敦儆戒欽哉

送伯基許君之任南臺序

許君舉進士令山東海豐有年矣累當道薦擢
南京監察御史歸省墓已遂行崑之文會大夫
士咸餞于郊以修撰顧鼎臣在戚弗與使撫言
爲贈敢告之曰許君擢御史其爲我鄉人榮哉
御史之職雄俊鷲重自古已然今爲甚天下事
得言之且得行之凡軍國之重務暨夫弊根糾
盤蠹穴浸淫事情疑難動輒委焉出入所在而
重故稱之曰天子耳目士明經起家鮮不敬慕

萬一得之今許君以試縣異等得于其分誠足
爲鄉人榮哉雖然居職非難得其職之爲貴職
之不得撓之于私私也者有所爲之謂也爲爵
位爲門戶宗黨姻婭故舊爲權要勳戚上承風
旨旁構黨與下詭流俗避矯訐之名違紛更之
誅皆私也私則心有所窒而耳目失其聰明心
有所窒而耳目失其聰明則計慮有所不周視
聽有所不及得失利害往來交戰前後顧瞻而
或一時愛憎喜怒不得其平于是不言其所當

言不行其所當行言矣而不盡行矣而不力得
罪於君子取譏于後世而御史之職失矣惟公
則無所爲而心志耳日不隳其德察理精深計
事周密君父爲急安知有權門名義至重何敢
爲私地國家有紀綱憲度區區毀譽讒謗利害
得失奚暇復恤言必遠猷行必大計落奸宄之
膽折逆節之萌丰采想聞天下後世咸曰某良
士也曰某不負所養可爲事君者法也是無忝
於其職矣許君性直遂素嫉惡好面叱人過矯

矯之節得于性成于學而震撼淬礪于世故者
彌久益堅豈有所謂私而撓其職者哉考其效
亦著于令矣尚奚惑于御史哉矧今

天子聖明宰輔承德主張公論保護憲臣直道
屈而善人瘖非其時也有其材居其職又際其
時固舉之有餘推之無不可而於分所當得亦
將自至如是斯以爲鄉人榮鄉之人亦占其必
如是而榮之知茲行之不徒而樂送豈直以職
之美而赫赫若閭閻庸豎之所謂御史者哉

贈監察御史王君伯圻擢應天府丞序

事物之有偏而頗者勢也理未嘗不平是故平
者君子之道也攷諸經傳所載曰平康曰平易
曰平中皆德之美也其曰平章百姓曰君子平
其政曰君子以稱物平施美之用也中庸論平
天下曰篤恭大學則曰絜矩敬以直內平之本
也義以方外平之法也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
下和平言治至于天下和平而極矣道平則可
由川平則利涉置器平則安稱物平則均平者

爲福而禍每生于不平平者爲治而亂每起于不平平之爲道無時無處而可離者故曰君子之道也人之數不齊平者其性也不平者其稟也矯其不平以趨于平者學問之力也惟人之稟賦有不平故其生于心發于事措之于民物而天下始有偏頗不平之勢矣君子以理而御勢大要使之歸于平然豈有出于吾身之外者哉王君伯圻吾同年友也自登進士授襄陽府推官擢監察御史雖彼此分合不常然合則甚

密邇也與之處其氣平與之語其持論平夷考其臨民馭吏持法平也奉命按浙省中官之守土者深狡不平君不激不隨以平處之彼技無所施而吾之法大行一時紀度秩然浙中以平還朝被選總諸道章奏政事有當行止人才有當進退君裁之一以至平時群闈凶豎怙寵作威福

天子銳意武畧巡遊不息天下幾于不平君數慷慨論事同嘗指斥乘輿搜剔城社奮不顧

其私然據典法存大體不務峻絕矯訐以故爲
偏頗乃今知君之心本平故其發于外者無不
平如此往歲應天府丞缺持銓衡者疏名以請
上可之君得是擢人皆喜愜無不平自是而上
都高據要可屈指以待推已之平以平物之不
不平在君宜無難者况今六符旣平群賢彙征
太平有象使公卿百執事人人以君子之道輔
佐

聖天子成天下和平之化嗚呼何其盛哉或者

曰無平不陂富貴之極物欲挽撓中之平者有
時而不平則偏頗之勢詒禍于天下非細君可
必乎曰予徒以君之平日卜其將來然行百里
者半九十晚節末路平與不平則視其持敬行
義學力之何如吾豈敢必乎君之同僚諸君舉
故事徵文爲贈君子予素厚當相責以善故其
言頌不忘規如此

贈確菴先生地官牛君道宗序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夫王國道化先被膏澤深浹多士之生也固宜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君舉多士而用之俾修職于庶位策勛于大僚安內攘外坐致太平豈不信乎其以寧哉雖然人生賦受不齊固有抱負奇偉而不得一試或小試而沮尼于儉人弗究厥用則必大發于其子孫此物理之屈信造化之乘除禍福之倚伏有不期而然者寶坻牛先生名魯字道

宗吾同年也生長于畿輔作養于庠舍登庸于甲科皆在

孝宗盛朝初試戶曹郎上舉政務下合人情一時聲稱藉然蓋其質美而學充材優而識遠所謂思皇國士抱負奇偉者非與正德間紀綱漸隳士風大壞讒人之口沸騰先生遂鬱紆而去去之日僚窠吏隸與凡交游之士罔不嗟惋爲之不平先生則不然徜徉林丘自裕自適無幾微介于胸臆礪名行以範俗繹遺經以教子飭

本業以衍緒宅無所事事今歲二子曰拱奎拱壁者秀慧藝成咸以生員應例登胄監於是鄉士大夫朝縉紳莫不感而嘆曰道宗書香宦蹟紹續有人矣天道果遠乎哉同年數公尤欣喜越常相與作詩歌爲贈而屬余序其事余惟造化玉成善人理雖不那亦貴乎人有以承之先生自今益循省于心作德行義日有所積累以迓天之休二子行將羽儀天朝頡頏仕途發先生所未究以大用于時繇是舉職策勛上

履文原公三集卷之二
九
寧吾君垂聲華于無窮又何必先生親自爲之哉夫通都大邑士人多軒豁之習飛揚之意先生獨以確菴自號雖曰因名以制義然宅心之地可知而平生所以培植根本者固矣根本固而枝葉蕃又何待于言哉不佞因申著祝規以附于古人贈言之義牛氏他日昌熾福澤必將有徵于斯文

送大參丘先生之任山東序

藩叅職守土分治境內生民休戚逆順而身之安危榮辱以之故難其人人居之亦難天下太平日久法網解弛四三年來驟逢苛切如馬牛生長草野飲水嚙草奔逸起臥由然其性得也一旦閑之繫之加以銜總而鞭笞之使之範我馳驅夫安得不敗哉故楚蜀閩廣江浙之間盜賊縱橫勞師費財上厯主憂山東密邇兩畿郡縣昔困於潦今疲於治河頗生怨咨究之上

下梟賊成群焚漕舟執洪漕官殺掠巨商劫居
人污其子女不可勝計肆甚莫敢譴何是山東
又大可憂也故今守土必文武才知拊循之方
懷體國愛民之忠而後可否者難乎其成功也
丘先生守鎮江數年矣太守固吏民之師帥非
文武才不克也先生長育畿內習見騎射蒐閱
戰陣之事且賦質龐厚性沉毅舉進士授御史
績學績行才非偏迂出守戎縣當要津控大江
靜重以鎮之其境帖然往年大荒物情不若民

生無聊鄰郡田數百頃巨室因細人之奸誣爲
已產訟年不決先生承上官牒往覈之其事遂
直竟以得禍被逮下詔獄尋舍之今年春吏

部薦擢山東布政使司右參政夫其治郡如是
是真有治才善拊循忠於所事者其往參大藩
不難矣其能弭當宁未形之憂而身之安榮可
卜矣矧今天開日明公道布張賢才登崇讒邪
屏藏先生將展布四體立功樹名垂於無窮不
亦偉哉僚佐節推史君輩篤昆弟之誼於其行

禮文序之三
泛江中流醜酒爲別先期走狀徵文贈之予素
於先生厚且知之故不辭而爲之言

送王先生序

吾崑士風素號近厚前輩作之後賢翼而傳之
有相好無相害縉紳遺逸月爲斯文之會將數
十年遠近傳以爲難王先生用檢與其兄工部
郎中皆與焉弘治中分縣籍建太倉州先生始
爲州人然親友在縣者視州爲多每以先生去
此無復昔之款洽爲憾先生亦樂於此而若不
屑於彼今天子恭儉爲治凡內外百司權設
專官悉從汰減先生以貴州按察使副在汰中

得家居時一至崑借故舊觴詠談笑累日然後去方其至也候之者屢滿於戶外迎而致之刺交於道居無何天子降璽書督令視事於廣東官仍其舊先生當別去會中士大夫固以蒞大藩獲展大猷功業將大有成爲先生喜而於其行也不能無繾綣焉相與酌而送之於郊先生慨然無難色詢於衆曰材小而責隆諸君何以教我某謬以文詞爲業敢述衆意以告曰夫君子非從政之難無德學以行之爲患德收校

也學德之資也先生方未遇邃於易喜爲指陳象數講說意義者聳聽帖服一時以經師目之可謂有學及其仕而食祿恒推所餘仁其族及其黨友婚嫁喪葬待之而舉者不暇枚數可謂有德學以成德德以行政故其所至焯有偉績而赫有能聲粵誠大藩也在古百粵之地爲蠻獠所居而今多士彙粵爲毓秀之淵民物阜而財賦殷先生往焉推德學持憲度敷政教將有餘地而何不勝其責之有昔韓公之在潮一州

顧文獻公三集卷之二
之主而放逐之臣也維其德學浹於士民者深
是以愛戴於生前思慕於沒後廟食百世而至
於今弗忘况先生總一方而臨之哉又况承
天子明命簡在而寵任之者哉追韓公之風而
功業過之從可知矣夫在外者樹功業爲邦家
之光在內者崇德學爲鄉里之榮不惟式相好
而且美相勸將峴之士風日益厚而無忝於會
焉先生其馳哉南海之民間先聲而望者久矣

壽矯亭方公七十序

嘉靖己亥矯亭先生齒登七十三月二十二日
寔維誕辰厥子光祿署丞策適奉使得便道拜
家慶焉瀕行謁予文爲先生壽予曰吾畜此誠
久矣雖無因亦當致鄙詞爲祝矧勤子請耶惟
上古人性醇厚風俗俚質無纖穠奇麗之物交
引于前較計伎求之情攻刺于中泯知識忘物
我泊然全其天真壽多及期中古而降聲名文
物日趨于豐華製飾銜耀日底于淫巧投間抵

隙外誘紛然中無定主天真寢以耗削而大命隨之矣是故七十古稀之云非彛訓也吾崑有山在城中當縣治之乾方堪輿家謂之壽星士民視他處爲樸不希榮進事紛華當而弗力尼而知却且所享有節不甚縱侈以故人多老壽若國初周壽誼翁閱宋歷元年幾百二十乃終吾大父耕樂翁父桂軒翁皆九十左右今周秋汀高歸田二先生踰九望百他如吾師秋江馮先生輩八十以上九十以下者不可勝數是

豈直風氣使然要亦修爲有以致之矯亭先生爲封南京祠祭司主事節庵公長子公剛直軒豁爲鄉閭人儉夫薄子望之色沮先生寔肖之穎敏直諒瀟灑不群少肆力于文藝擅英聲擢危科荐陟華要中有志于勛業小試見端緒輒爲權邪所拂退處靜俟一室蕭然著述觴詠若不知世間有榮進之塗紛華之奉晚益致身於道德斂華就實日矯月異茲將登堂所而窺闔奧矣且厥弟改亭先生亦以要職勇退家食

有年伯仲二難居第相比整咳相聞杖几相將
歲時娛天景叙人倫恭友交至子侄孫曾拜舞
稱觴孝敬而不踰先生自養自適超俗尚而邁
等夷矣親舊自崑而來者咸曰矯亭先生齒髮
未艾筋力尚強耳目聰明顏如丹玉於戲壽者
哉吾不敢効古人千萬壽之虛詞但祝先生偕
諸老倘佯于太平有道之世笑傲于春臺壽
域之中直追壽誼翁之芳躅吾言其可徵諸予
少先生三齡耳尚竊斗升于朝奔馳困頓不能

引退視先生奚翅賢愚高下之間而已哉雖然
明天子方搜遺逸招耆德爲儲君師傅先生
名列群公薦剡無下數十帝心簡識已非一
日吾恐先生不得高臥于林壑矣先生其母以
吾言爲諛請勅舍人治裝以俟

壽自如先生六十序
 祝壽之禮昉於太古華封人之祝堯曰使聖人
 壽後世因以昌焉考之於經曰壽考且寧曰壽
 考維祺曰何千萬年曰萬壽無疆大抵君子於
 其所厚頌禱願望之情無窮若農夫之於獲商
 賈之於售常患其不多非漫為空言悅聽聞而
 已也弘治癸亥八月二十又二日屆吾仲兄自
 如先生誕辰於時先府君尚康寧無恙而姪潛
 偶在告家居其喜賦詩為壽且期歲有詞祝明

壽自如先生六十序
 祝壽之禮昉於太古華封人之祝堯曰使聖人
 壽後世因以昌焉考之於經曰壽考且寧曰壽
 考維祺曰何千萬年曰萬壽無疆大抵君子於
 其所厚頌禱願望之情無窮若農夫之於獲商
 賈之於售常患其不多非漫為空言悅聽聞而
 已也弘治癸亥八月二十又二日屆吾仲兄自
 如先生誕辰於時先府君尚康寧無恙而姪潛
 偶在告家居其喜賦詩為壽且期歲有詞祝明

年會有遠行未果又明年則已抱府君之戚矣
至今年丁卯先生歲滿六十文會縉紳援故事
徵文命觴往賀之親朋繼焉先生以禫制甫終
餘悲特深固辭弗獲而姪潛所請京朝名卿若
少師西涯李公而下詩文若干篇適至先生迺
曰羣公之文偉矣吾弟職在文字矧有舊要可
無作以步後塵乎惟某於先生異母弟也某年
二十稍知趨向先生卽愛而器之學爲文辭少
可其意稱玩不已試藝涉高等喜動顏色領薦

南都回先生集親知移巨舟大書春魁字揭諸
長竿具酒饌逆勞百里外甲子秋赴北都拜辭
先生以往囑曰取第不汝憂凡百宜保重爾念
某畧於細節萬一詒親憂也受教日兢兢以迄
於今惟謹幸捷禮闈魁多士先生得報抃而蹈
者累日蓋始慰其望矣吾母頻年遘疾不時使
問候過見顏色必慰曰無虞也歲時加禮饋遺
未嘗闕某在遠數遣婢子存之疾作輒爲致醫
禱平迺已風雨夕晦走蒼頭戒諸奴防意外患

旦晚往候之必出佳殺奇品邀同志共飲食笑
言每入夜分嘗竊自謂先生之友於其弟古未
之聞冀其發也若寶樹焉蒔之維之培之壅之
時其燥濕而暢其枝葉將護其花寔恐其闕而
不遂幸其成也若重器焉琢之磨之什之襲之
安其措置厚其覆籍而斥遠其蓄害惟恐其玷
缺喜其在側而樂之也若清廟之瑟夜光之珠
豐城之劍御之以髹几薦之以文裯澤之以鶴
膏摩挲玩弄久而不忍舍蒙於先生者如是而

某事之報之頌禱願望之情誠無所不至於其
壽而祝之又當何如哉抑先生之壽得之有所
自而致之有本要無待於祝也曾次寬平用意
仁厚憫人之窮周人之急優閒蕭泊而一切委
命無伎害貪欲之役其心而勞其形雍容和易
孝悌慈愛之風播於鄉黨比鄰而可以質諸神
明壽之本也吾祖呆菴公九十有三先府君八
十有八先妣吳安人七十有六先生神氣內充
視聽如常黑髮完齒面澤未皺壽之有所自也

然則所謂壽而且寧而維祺者先生分所宜然
而耄耋願期以至于千萬年則其之祝與古人
於其所厚之情同一無窮焉至其文之發乎情
而述家庭友于之事則不自知其辭之繁而俚
也敢於群公抗衡哉自今伊始當歲寄寄詩句
獻一文爲先生祝酌北海之尊酌南山之巔敬
拜老人用伸前約謹序

贈夢樵朱隱君禮燕卷序

古禮之下於庶人惟鄉飲鄉飲先王曰以養老
寔化民焉爾我

聖祖高皇帝御極之初卽命有司行鄉飲至十
六年始頒降圖式蓋遠稽古禮近酌唐宋舊章
復采周官屬民讀法之意以備一代盛典所以
惠利元元者至深且厚

今上入纘丕圖尤惓惓於法祖導民故有司
舉鄉飲禮視昔加虔嘉靖四年今侍御西蜀王

先生朝用令崑先生登第忠信賦政不那士民
安之屬孟春之望如制將事情文咸備上下交
洽前此未之聞朱君拱辰始預禮席退而自慶
撰七言近體以侈其遇公卿大夫素善君者和
之得若干篇君裝潢成卷乞數言弁其端予置
書笥中挾以來碌碌未果今年寓書申前請甚
固且曰某行年已七十矣婆娑待盡無所冀望
惟得公數言世爲子孫重也寔萬萬幸予矍然
爲之序曰君之先有諱玉字君璧別號玉山樵

者以繪事馳聲於元至正間元主知其名召之
以道梗弗果行君今復世其業而尤以傳神名
於一時平生於君壁之遺墨粉本或創藁雖片
楮尺素求之甚力供之甚至重以爲人謙抑謹
慎色溫而氣和心坦夷而不競於勢利是故君
子與之觀其詩旨榮 朝廷之仁澤重縣大夫
之禮典而未嘗一及尊俎之腆薄序列之先後
則其人可知已吾崑在昔有周壽誼翁者生宋
歷元入國初年百十有三歲郡庠歲行鄉飲必

履之居公三集八卷之二
致翁爲大賓太守親迎送之於郊載在郡乘千
古以爲美談君年屆古稀而精力未衰且長老
於太平盛朝蒙被皇極之福過爾祖遠矣
他日踵壽誼翁之芳躅以爲吳中人瑞予雖老
矣尚當爲君紀之

慈母傳

慈母者翰林編修湛若水之母也母嘗受

勅封太孺人矣不以稱而稱慈母著其賢也夫
母之于子未有不慈者然徒知愛之而不知所
以成之其不流于禽犢之愛也幾希昔者孟子
之母以所居近墓三遷以就學宮乃曰此真可
以居子矣其後孟子竟爲命世大賢故後世稱
教子者必曰孟母孟母至于今不衰國初當
成化間白沙陳憲章公父隱居講學于嶺南時

歎且議者雖一二縉紳亦或不免蓋習俗之移人久矣孺人以孀居嫠婦乃能遣若水往從之學若水固資稟穎異使非得名儒爲之歸依其學術行誼未必若是其揭揭也或謂古今人不相及豈其然哉孺人姓陳氏廣東增城人父諱斌亦奇士目光炯炯如神體幹魁梧又以財雄于鄉孺人其仲女也擇婿得若水父怡菴君妻之比歸執婦道甚恭家人宜之少姑性嚴號難事獨孺人能得其歡性專靜不妄語雖卑幼請

見未嘗輕越戶限雖無事雞初鳴輒起夜分乃就寢以爲常燕居閫馥必時洒掃牀几篋櫝覆韜惟謹曰毋使爲塵垢所點污也家嘗中衰怡菴又蚤世孺人携若水及諸女依母家以居餐糲衣敝日夜切切以訓子爲事若水好與名士游過從無虛日孺人心獨喜率家人治具以燕樂之若水性甚孝旣領鄉薦不忍離左右家食者十餘年孺人強之始北上旣授官乃假使事迎就養久之復歸若水將棄官侍養于家孺人

復強與俱來曰吾愛京師風土甚適也蓋其意雅欲若水効忠報國以成令名故不戚戚以鄉土爲懷其識遠矣若水凡交際禮幣及俸入資孺人皆貯之不妄費比屬纊乃出謂若水曰汝其以是糴穀爲我建義倉于墳所以濟白泉清湖二都之貧者此吾素心也若水泣而識之怡菴諱英孺人同縣人元德慶路總管治中某之後贈編修孺人以正德十年正月廿七日卒子惟若水一人女三人皆歸善士壽七十九

贊曰往歲乙丑禮部會試天下士若水名在第二見其所刻程文愛其論議深辨非科場士可及心異之旣乃知爲白沙門人其後若水爲翰林庶吉士每試文必根理道予益嘆賞不已若水因以予爲知己今十有餘年矣若水學益充行益修名日益重他日功業遠到蓋未可涯師友淵源信不可少哉於是可徵孺人之賢而其代終之功有大造于湛氏尤不可泯也因撮其大者以傳若其閨閣常行夫人皆能之不盡

錄也

顧文康公三集卷之三

勅賜珍謨書院記

古者大臣輔德弘化登世治於泰和厥所斟酌
旋幹蓋有人所不知而君獨知之君不盡知而
天獨知之者是故勛名福澤峻絕深厚彌久而
彌光茲蓋於少保李公序菴先生見之公山嶽
降神 王國是生其在 先朝懋名實於儒林
騰英馨於詞垣人皆以召輔目之今
天子御極首選充 經筵日講官敷經義陳治

道獻忠納約靡所不至

聖學成就公之功居多既而歷卿貳進宗伯尋被簡召入內閣預機務

上早夜勵精思建中和之極親操制作之柄凡考論禮制講求政典密勿化理或時感會賦詠長篇短章必親洒翰墨以賜公先後所蒙視他臣獨富公一一珍襲篋藏于家久之念非所以極尊崇之體稱簡在之意也乃出頻年所賜白金若干于邑城西北隅買地二十餘畝將

營書院一區構亭於中以爲尊奉之所志慮既定迺疏以勅額請

上錫嘉名曰珍謨仍命工部製扁以給之部臣議謂地址屋材百爾之需既其所自備宜令有司倩工鳩徒嚴程約以董其成

上可之於是公私協謀人卜史圖辨方定位賦事卽功不待戒令而亟其成前爲重門門各三楹門之內爲亭是曰珍謨亭之北爲堂堂之北爲樓各五楹堂曰保恩樓曰榮賜左右各翼以

廡廡各幾楹四周繚以崇墉大門之外表以楹
楔曰珍謨書院工肇於嘉靖十三年八月訖于
明年九月遠近居行喧傳聚觀有父老愕而歎
曰豈偶然之故哉指亭之所曰正德丙子歲是
曾出一大龜蒼質金文綠毛體徑尺餘不爲今
日祥兆乎蓋此地舊城外隍也鼎臣目擊盛典
有所感激旣承公命紀其事而復爲之說曰嗚
呼事君非難格君之爲難格君非難格天之爲
難君之道上合于天爲之臣者宅心秉德弗惠

弗和人而非天是曰悖君悖君者不祥雖憑藉
寵靈蒙蔽聰明鴟張鼠竊於一時終能追人誅
逃鬼責乎今

天子神聖恢弘古道凡有猷有爲必自審曰
天鑒其在茲務求協于一適于中而後已焉公
自擢講臣守職司迄于秉鈞當軸啓沃匡弼之
道必求諸已心以上契吾
君之心所謂斟酌旋斡不激不阿維誠維忠求
合于天夫然而君有弗知者乎

天有弗知者乎厥既知之斯眷之佑之申命滋
無窮他日書勛名於旗常流福澤於子孫皆理
之所自然而神龜之告符珍謨之錫寵此特爲
之先爾抑嘗慨魏晉唐宋好文之君懵於政體
棄根本而崇枝葉賜臣下以翰墨不過矜工炫
能或論細事市私恩而何有遠大之圖惟我
皇上造詣高明蘊抱淵深吐辭立論皆經世軌
物足以爲法于天下垂訓于後世書曰聖謨洋
洋嘉言孔彰其是之謂與是故書院之作昭天
人之感孚明君臣之契合屹畿輔之雄觀
起十民之景行嗚呼豈特公之後人當世世敬
守而弗替者乎

嘉靖十四年三月望日

三聖廟碑

上古大君惟堯舜禹三聖繼作承曆御天粵稽諸典謨凡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蓋已備舉而無遺矣至如精一執中之道所以位天地育萬物蘊之爲聖學措之爲帝治者寔自堯始發之以授舜舜授禹而後統紀接續以垂于無窮於乎大哉三聖人之功烈真與天地並非古祭法所可該備三代秩祀國都禮簡而義隆迨於秦漢豐昵淫祠典章廢闕若汾陰祀堯九疑祀舜會

稽祀禹雖根于一時尚德之心然非禮矣魏晉始卽故都廟祀後世因之蓋治化所從遺澤未泯守土之吏歲時對越以及匹夫匹婦辦香掬醑之薦固人情所宗抑明神陟降之所顧歆也平陽堯廟歷唐宋元遷革凡幾

昭代正統中左布政使石礪奉命修建乃增拓規制群觀爲聳旣往之迹咸載舊文數十年來又多傾壞且異教日崇神宇參錯而舜禹合祠一室於堯殿之後舛陋莫有甚焉巡按監察

御史周君倫瞻拜興嗟毅然以修飭釐正爲已任心慮人謀彼此惠協乃擇有司之良者曰府同知李滄推官東郊籌畫指授委任而責成焉募財徵工聚徒不伺戒董人翕然勸搜羅羣材代腐以堅易缺以完革其僭瀆斥其淫邪合於典法乃於堯廟之右改老君祠爲舜廟左改伯王祠爲禹廟別創門堂以表之增建廊廡修蓋神厨神庫齋居守廬凡若干楹上下相承質文交稱神人之事細大咸備工始於正德癸酉之

冬訖於甲戌之春周君郵書徵文於左春坊左
諭德顧鼎臣以紀其事自顧淺劣謝不敢當於
今五年而知府閔槐奉巡撫都御史張檜巡按
御史周宣張鵬之教累申前請諸君皆克紹往
休有相於廟重久違之乃述其梗槩如此夫道
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擊壤之民親蒙帝力猶曰
何有於我矧數千載而下去聖逾遠苟非上者
作而起之他日遂移於異教而忘聖人之功未
可謂無也周君是舉合道揆適時宜不費公不

厲民故告成之日四方來者莫不遷志改視君
子謂得其禮小人謂得其情贊頌歸向罔間遐
邇世言斯民不可與興時雍泰和之治吾不信
也雖然物成而毀隨事利而弊生時省而葺治
之申戒之俾廟事常完而日益者重有賴夫後
之人系以詩曰

於皇三聖代天聿興建極作則輔相裁成攘
攘除災害立我烝民敦典庸禮敷教明刑天位
位與賢一中心傳大彌天地細察魚鳶蘊挾太

廟文庫之三集卷之三
古斯文肇宣君師民物萬世賴焉實沉之墟放
勛遺都祠廟有嚴先民是圖歲久敝傾異教蕃
蕪過而弗顧非聖者徒學道稽古維周柱史是
黜是崇乃經乃理庶官祇德百工喜起三聖妥
靈明禋自始吏民駿奔永介禧祉

碑陰雜記

一修廟經始召工估計闕琉璃瓦若干制非取
上旨不得私造以白於周御史皆茫然越二日
取土築垣得琉璃瓦一窖數與用符蓋前時

所藏以待乏者又修建已完墁壁法用赤土
一時所購乃土人燒造其色不登取具而已
墁畢之夕颶風橫雨漂洗殆盡衆懼計無從
得適山中人鑿地出赤土色正而質細遂取
用焉二事皆若鬼神假手於人非偶然者某
嘗閱舊文大學士陳先生循所記大風拔晉
祠木并瑞芝赤蛇之事昧者必以爲不經殊
不知聖人在天固不屑屑於瑣細而山川鬼
神默司其事者患人之怠忽每出祥異以警

動之有求而從違而拂應如影響此理所必有也則夫福善禍淫之道又豈爽乎有事於廟者其可不敬

興修東南水利碑

書云三江旣入震澤底定此東南水利之大經也震澤今太湖也邈惟三江神禹所治深廣必異潮溢水逝勢捷力均無沙土滯積之患後世偏隅小智毀廢故常多鑿支流以徼近利甚者宋人堤湖口八十餘里以便漕艘控扼要害梗窒喉襟江湖之水橫潰四出勢分而力緩不能蕩滯潮沙寢成壅淤民農因之以爲陂田莫之省過川澤由是日以迫隘旱潦爲災而公私告

病其來非一日矣 國朝永樂中夏忠靖公元
吉正統中周文襄公忱奉 命修治二公心體
國身勞民功效昭灼史志可攷是後間設專官
董治因循苟且徒耗財力隨起而廢迨

今上御極念茲畿郡軍國所仰民窮財匱病于
水利不興遂攬群議咨輔臣特降璽書委重于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
撫李公克嗣復簡用工部郎中林君文沛顏君
如瓌佐之公既受命親率佐屬巡行鎮常蘇松

嘉湖杭七郡自源徂委凡係于水者心存目擊
罔不周到復旁稽圖志博采輿論利害所由暢
然曉析乃諭于衆曰太湖豬數郡之水道三江
入海通則利否則害不可易也然事已非古難
于猝更今圖其易者考下流入海之道自南旁
受澱山諸湖泖之水者吳淞江爲要自北直吞
陽城諸湖之水者白泖港爲要二水須泐誠若
人言事載白泖次吳淞其諸衡縱支流眎所緩
急漸次疏治僉曰善直計工程時餼糧儲備直

架居廬備醫藥召集徒役申嚴教令宣布德音卜日戒事濬白堦起常熟官倉河抵雙廟長以丈計者萬三千八百三十有奇起雙廟抵海口衆議沙虛漫隔難于就功改鑿東南平陸長以丈者三千五百五十有奇自西而東深視其舊以尺計者八漸加至于十五廣二百八十漸加至于三百三十工始于正德十六年十月十日迄于嘉靖元年四月十四日濬吳淞起崑山新洋江口迤東抵嘉定舊江口長以丈計者萬

七百有奇深以尺計者十二二厘百八十工始于元年正月七日迄于二月二十二日支費公帑銀四萬三千三百四十兩有可廩米八萬三千二百六十石有奇既乃剗旱城湖淤田復哀堰創夏駕河口石閘凡有相十二水者酌古準今興革殆盡大功告成籍奏

上嘉悅召顏君還林君特留旣厥事少保公與君益殫慮盡瘁復以是年十一月始工迄明年五月濬鎮常蘇漕河淺計三萬四千六百三十

丈有奇深七尺廣因其舊分疏諸郡江河唐浦
浜涇瀆大小一千三百一十有四通計五億五
萬六千三百七十丈有奇修築海塘堤堰圩圍
大小六千一百有三通計三十五億三千九百
六十丈有奇修營閘壩橋梁廨宇祠廟并置撈
淺舟楫器械夫役無暇悉數凡此皆就地興徒
因軍民所利弗予傭直廩餼賞勞市材債工之
費銀八千九百二十六兩有奇未八千九石有
奇穀三千九百四十石有奇是役也發猷集思

提綱挈領主治而責其成者少保公也經營贊
畫務中機宜專事而分理之者林顏二君也終
始幹濟積勩叢怨久而弗懈者林君也有司稟
令承序則如知府徐讚王教滕謚路迎戴冠蕭
世賢同知徐乾申簋通判孔賢萬奎高聰傅朝
馬暹胡纘曹璽王嶽知州劉世龍知縣尹嗣忠
暢萼郭波王泮陳文蔡經陳世用劉桂李調元
僂力奉公用有弗虔上下同德各舉厥職是以
民不知勞財不爲費大綱旣舉衆目畢張事功

卓然掩前修而啓後圖嗣今將益求遺便稍復
川澤之故悉舉畎澮之政旱潦蓄洩永世攸賴
田穀歲登公無負逋私有樹珪頊財阜而民勸義
急而事終

聖天子中興大業此其機與一門臣備員史局適
以省墓歸吳覩茲盛烈因今知府胡公繼宗之
請僭述爲文併系以詩俾勒示諸久遠李公四
川成都府內江縣人林君福建福州府長樂縣
人顏君江西吉安府安福縣人衛所州縣長貳

凡預茲勞者法不得盡書列于碑陰詩曰

茫茫禹功 達於海堧 三江孔殷 世遠

而遷 小智自私 苟利目前 忽彼遠猷

詒此後艱 皇皇畿郡 於維賦淵 墮地

之利 仰成于天 水潦旱乾 病于農田

頻年告災 積逋屢蠲 天啓我

皇 重光是宣 明明廟謨 酌於群言 爰

命撫臣 曰惟汝賢 役大用繁 委寄則

專 擇佐以從 群吏後先 僉謀協同

以經以權 砥舞而趨 法便令堅 昔者
旱陸 今成巨川 百廢具興 績用無前
帝德下綏 粵屢豐年 邦計民生 乾坤轉
旋 孰嗣厥休 勿忘勿愆 史氏紀成

吳山可鑄

嘉靖三年歲次甲申仲秋吉旦立石

重修安定胡先生墓屋記

宋安定胡先生尊道德崇經術該文藝為世學
士宗師遊其門者皆知從事仁義禮樂務實用
而賤浮華先於治已而後治人一時人才翕然
流風寢盛其居太學嚴科條身先教化以漸四
方然蘇湖二州所自始先生卒之明年其子某
表請葬烏程縣之何山意者先生所樂也歷世
久遠墓之起廢視政教之污隆 國朝間始復
表正瑩域加封樹建亭瑩著為祀令維知縣事

孫侯成之功是賴其來又百餘年矣正德庚午
巡按監察御史泰州張君某始至拜先生遺像
於安定書院特命有司修葺其宇已復省謁墓
下顧瞻徘徊病前功之將墜陋徃規於未稱慨
然思撤而新之曰茲不可委諸非人乃以屬湖
守東昌耿君某君曰吾職也遂稟受規畫贊以
已意推羨餘市羣材召工徵徒剗薙草萊相度
左右高下之宜削其附羸而輔其空踈風氣以
完乃易壞爲良益庫爲崇斥隘爲閎直墓之南

建塋若干楹爲歲時陳祀登俯灌獻者之所棲
傍掖屋若干楹爲祀者謁者之所休前列二亭
以覆碑表垣墉閉門較昔有加別置祀田若干
頃於某鄉某圩而籍之於官凡攻治構斲塗墍
績畫之事不斂於式不浮於度咸維其可工始
於是年之夏五月訖於冬十二月於是河山之
群峯原麓皆若增秀益妍地靈浮游與元氣并
混混洋洋感心快目湖之士大夫諸生及子弟
之知學者父老之習事識禮道者仰觀咨嗟贊

頌不已耿君因移書某歸功稱休謂茲盛舉寔
關政教吾子史官也不可以不記惟張君持斧
大藩挈綱振紀披剔弊蠹風采赫然而耿君治
郡廉慎不阿百事具舉蓋二君學兼體用拳拳
於稽古愛民故修治先生墓事同心協謀有倡
斯和出于懷賢尚友之誠而非飾表以掩瑕駭
俗以干譽或曰張君於安定爲鄉人嚮慕尤宜
某曰先生立師教敦學術開啓後人其功及於
天下後世其身之有無重輕不專於其鄉然則
是舉也豈君一人之私乎是宜勒之于石以詔
來者俾有所興起云

崑山縣儒學訓導陳君墓誌銘

嘉靖元年夏六月某省墓歸先是儒學訓導陳君邁疾卒蓋四月十有四日也卽官廬弔焉君之子遷奔赴至自閩奉其鄉吏部驗封司員外郎戴時宗狀拜以請曰吾父幸會辱先生知墓門之銘敢徼大惠焉意氣甚懇懇不可解乃序而銘之君諱謹字朝恭別號靈厓世家漳之龍溪曾大父得亮母葉氏大父志敏贈監察御史母周氏封太孺人父宏以進士授監察御史成

化中嘗極論重臣不法事被杖幾死歷陞按察司僉事副使所在揭雋聲母徐氏封孺人君少孤克自樹立就簡防閑父書嘆曰先人居官清白是所遺業也吾可自棄邪遂日夜誦讀不少懈與從弟謨偕入府學為生員從戶部員外郎耻菴陳先生傳易學謨既領薦書君益奮勵攻苦雖生事消縮不暇顧計藝成七試鄉闈皆不第正德十四年有司擢貢禮部知舊咸惜其小就勸令卒業太學君曰官之大小有分若能自

貴重官雖小大也既

廷試名列高等明年得授崑山縣儒學訓導至迪諸生重倫理篤恩義屬歲侵不啻不責問餽顧於貧者加恤焉俸給廉薄自奉節約或日再具饘粥不肯要饗賄貨及屈體干請事上官謹畏不廢職業處僚友款賓客謙恭和易務盡其情至是卒聞者無賢不肖皆傷悼之君生天順甲申年十二月十二日年五十九天性孝友痛二親弗逮養每忌辰麻衣慟哭終日不怡居官

繪父母像奉置小閣中旦暮拜謁出入告面如
生存後母第譎孤弱鞠教並至旣成間于檢人
乃有却言君悉推美產與之而自處其涼愛諸
子匪直躬課舉子業聞一善必以訓曰某所云
若是是可法焉若曹勉之某所爲若是是可則
焉若曹勉之娶王氏生男四人長卽遷正德十
四年鄉貢士達邈縣學生邁尚少女三人適吳
澍林陸袁天爵皆士人孫男三師顏師曾師旦
君之墓在洪山之原葬在癸未年十二月初八
日嗚呼考君平生清脩質行非矯僞飾名以欺
世者真能自貴重無忝所生雖宦不達壽不及
期何懣焉銘曰

萃彼雪厓清且潔止亦旣亢止不沒沒于翳莽
爲衆所仰止萃彼雪崖峻亦寒止世所難止不
泐不隍厥德則安止彼哲者先爲世蓋臣孰似
以纘守不穢其身維世澤之長以徵諸其後人

以繫守不離其地雖母戰之身以婦信其好人
所不望則無所問安土如昔者矣為母盡其忠
於泉財財生卒如靈靈刻亦樂也其母之誠不
舉如靈里肅且然土亦潤其土不烈其子若若
其母之誠不離其地雖母戰之身以婦信其好人
所不望則無所問安土如昔者矣為母盡其忠
於泉財財生卒如靈靈刻亦樂也其母之誠不
舉如靈里肅且然土亦潤其土不烈其子若若

贈文林郎廣西道監察御史施公配贈孺
人樊氏合葬墓表

施氏其先吳興之德清人唐季有諱祀君者為
括郡刺史括今處州也刺史有保障功民德之
沒而廟祀于縉雲之黃龍山二子曰約銓約言
卽其地居焉銓仕至光祿大夫封東陽郡公諡
曰靖徙居龍湖龍湖之有施氏自東陽公始也
公諱昌字仁達曾大父顯大父傳父璋俱弗仕
母周氏公幼英敏有四方之志業舉子已得蹊

徑闖門牆奪於本業弗遂進取旣長以意氣自許落落卒無所成就嘉靖某甲子以子山貴贈文林郎廣西道監察御史配樊氏贈孺人孺人同邑宦家女父某母某氏公生于景泰癸酉九月十二日卒于弘治丙辰十二月十五日得年四十有四孺人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正德丙寅六月六日年五十有六子男四長錫次鐸次卽山次附女一適李賓孫男十煥炫燦焯燿炳燁煉煒煌女三公律身持家嚴毅不苟有古良士

之風父疾時夕侍湯藥衣不解帶者累旬居喪悲哀攀慕終制如一日勤儉率下殖產殷裕好義而利物傾囊無難色閭里有不平來質于公徐決以數言罔不帖服縣大夫知其名每以公事委托解折幹濟咸中機要繇是上下共賢之孺人資性溫淑閑女紅承尊御卑敬事夫子諧和妯娌內外稱嘆無間言父母於其歸寧或歲時伏臘遺以資物若飲食必致之於姑分毫不敢自私監察公爲非禮干犯或時不能堪孺人

輒閉門從容勸沮俟氣平乃已公初鍾愛于山
銳意教之孺人承其志訓迪勸誘期底于成旣
而山登正德丁丑進士第授寧國府宣城縣知
縣以政最聞徵爲監察御史風裁丕著人固曰
父母之教也山初捷于春官念二親尚在淺土
辭歸卜以是年十二月某日合葬于里中雙塘
之原乃以都察院右都御史周公某所述狀請
于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顧鼎臣表二親
之墓鼎臣雅知山又都憲公言可徵乃爲之論

著曰

傳稱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嘗竊疑之久而得
其理天道神明福善禍淫于其身及其子孫夫
大臣宣勞于國家施澤于民固天之所申佑不
已者也子孫培養善慶有加無戕焉久而復發
固理之可必者也施氏之遠祖濟美繩休和于
民心協于國典天之眷佑者深矣厥後累世以
善良聞至監察公之伉儷內外匹德積盛奮盈
未食其報今子孫貴顯而衆多久鬱大發固將

復其始乎

祭陸水村文

於乎遷人謫士何代無之公之死尤可悲歷考
 公平生立憲臺據臬司肅紀明刑所在宣職靡
 有闕遺至于勦除兇頑汎掃畿甸其勤勞之績
 庶乎可以書旂常而勒鼎彝若夫不拒私交遂
 罹逆節蓋胥淪于流風之靡而竟掛夫形迹之
 疑在公心事明白則我嘗因事體類而察其微
 所可恨者功成不能勇退而卒為小人所乘雖
 悔何追哀哉尚饗

據徐君子仁題謂是韓熙載夜燕圖也諦觀之與他本不侔野史謂熙載姬侍甚衆往往與門下客私恬不爲異雖目擊毫無愠容却走避之圖中意態頗于此說相似於乎此可爲貴侈不節之鑒矣

公平主立憲法其泉曰庶民四民皆安宜無怨
今乎聖人臨土師外辨之公之政式也恭
祭樹木林文
祖訓六言書後

惟我

皇祖有訓才數語耳明白淺近若無深奧卓越而導民成俗治國平天下之道不外乎此真所謂知崇禮卑非大聖人孰能與此臣某童稚時每日五更聞持鐸老人抗聲誦此數語輒惕然自警蓋夜氣清明真心未移善言易入雖凶人賤品物欲未熾得聞此言猶以爲懿訓未有不猶厝火方萌而沈之以清冷之水

也惜乎今之守令徒以權術刑威制絜愚民而于是政典棄蔑而弗之舉行是得謂之知本乎太宰三原王公靈寶許公皆一代名德乃爲之註贊敷析綜緝斯道大明而莆田黃君以明經領薦選錦州守獨能尊奉而表章之以嘉惠斯民於乎賢哉君文獻故家居官從政所至卓然可觀執此以往其都高受大不難矣特附此于末簡以風今之爲守令者

許子同朝字世忠說

人之賢不肖係于教而亦有不然者達官之子滿盈驕惰氣體之所居耳目口腹之所養旣足蠱其心志而爲之父者晨而出暮而入官書政理窮年矻矻雖欲閑而教之奚暇故非卓然知所取舍克自樹立鮮不敗焉許君伯基之尊甫與先君子爲窮交莫逆者三十餘年直心謹行始終弗渝自以家世耕讀子孫當有顯者爲教甚力伯基克成厥志積學不怠用舉進士爲縣

令有異蹟未幾擢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幽明
光顯以孝爲忠不其賢哉其子同朝復有異姿
從宦數年歸體幹秀特儀宇軒朗見鄉曲長老
抑抑然無驕情無肆容嗚呼是非達官之子邪
而不移于所居所養如此是明于取舍之分而
強于自立者矣今年春冠而有室我舅氏大參
吳公重其有成人之責命鼎臣字之而爲之說
予惟率土皆臣而立乎本朝者勢尊地近蒙被
天子之光澤爲先早歲而仕白首而不得班于

黑衣之列者何限清都鈞天可想而不可到乘
風雲依日月一致其身于是已爲人道之至幸
而况父子同之者哉說者謂是皆出于天不由
乎人君子則曰君之于臣責其忠惟忠則君將
察之人將舉之其不爲公朝之臣者幾希是道
也許君得之以身教其子而命名之義亦將在
于斯焉敢字曰世忠昔舜之舉元愷良以世濟
其美而穆王之命君牙亦曰世篤忠貞楊鄧之
在漢韓呂之在宋皆世有令德而公卿累葉不

衰許氏能世其忠將見子孫蟬聯垂休史牒與
古人無異豈直父子同朝已哉許君躋予言謝
曰幸卒教之夫孝者忠之本忠者孝之推夙夜
匪懈以事一人卽夙興夜寐無忝爾生者也將
舉夫遠自近者始今日縱情肆欲不顧父母而
他日能奉公盡節不後其君世寧有是理哉許
君降才于天者良視效于父者素而擇術以立
其身者審諸福百祿其賢舉足以將之而垂裕
無窮許君勉之吾言其可徵矣

今人家書二首

父母安信與男履方等收看四月初張舍人來
因汝往太倉止得顧輒寫來數字家中知皆平
安但不知二伯父向來前病已去根否精神筋
力如舊否各房俱安否汝二人科舉之信尚未
得旅懷於此皆未免懸懸顧輒未到顧轅官布
船如何了所要花樹曾寄與帶來否墳頭及山
上山前家中松樹牡丹木犀梅樹之類今年比
舊盛些否有便寫來聞知顧輔進福二人專偷

賣山地與人做墳將大松樹都倒了可惱之甚
汝可拿二八着實痛治逐一追問要招出賣與
何人墳幾個得銀多少偷去松樹幾棵何人動
手招出山精名字都寫記明白具狀告本縣就
將二狗奴送入監追痛懲改正向山地苦爲石
工搜剝斷斷山脈我自弘治十八年起逐段逐
分用重價契買歸戶完糧不知費幾許心思幾
許價銀方得山靈安固無非要拱護一邑秀氣
令人傑地靈綿綿永久又知山精盜掘云石有
二分家人吳昌葛奎專爲謀主圖覓重利顧輔
進福二狗奴全不炤管汝速查訪真確稟知二
伯父一併痛治我前日已寫與尹中尊了近日
再有書達他此事用意處過回報毋得視爲泛
泛

寄仲兄書

仲兄大人先生尊侍者時與昆仲來備問大人起居彼云向來精采豐腴氣體強健弟及弟嬭聞之不勝欣蹈第聞吳中米玉薪桂盜賊四起徵求日急民無以應及岸滕未修今歲水旱又未可知收成又未可必以此不能無憂耳撫按救災本甚激切小弟再三與戶部石司徒說江南唯蘇困爲劇蘇唯吾崑爲劇錢糧雄於他縣而地瘠民貧連歲荒凶幾十室九空矣自非徼

朝廷賑恤崑民其靡有孑遺乎言之可為流涕
 石司徒為改容已慨許覆行其如不報何弟有
 書促李都憲具本再進弟當拉吳中巨老合力
 以請東南半壁庶有起色然亦未知如何也此
 間凡事一日不如一日士夫相見蹙頰浩歎而
 已小弟已下賴庇蔭苟安只是胸中憂緒紛紜
 日覺哀瘠唯恃麴生相與銷撥懷抱又恐積久
 成疾不敢放也遯菴母舅大人喜康強如昨未
 知何日得侍二公几杖一紓向來瞻慕事勢倉
 皇差事又未敢動念奈何奈何石齋又乞休未
 准水村近日知子可往杭州益增惱怒三郎可
 因以戒飭矣遯菴母舅大人不及具狀請為弟
 達此意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mostly blank or extremely faint, within a grid structure.



